



爱越国界

iyue Guojie

姚镇贤 ● 著

姚镇贤自选作品集

上海三联书店

爱越国界

姚镇贤 著

姚
镇
贤
自
选
作
品
集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越国界/姚镇贤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7. 5

ISBN 978-7-5426-2550-2

I. 爱… II. 姚…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电影文学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③电视文学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6132 号

爱越国界——姚镇贤自选作品集

著 者 / 姚镇贤

责任编辑 / 钱震华

特约编辑 / 朱 云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sh.cn

印 刷 /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20 千字

印 张 / 11.375

ISBN 978-7-5426-2550-2/I·327

定价: 25.00 元

爱越国界

姚镇贤，1933年生。青年时代与文学结缘，18岁开始在《新闻日报》、《大公报》、《青年报》、《上海法制报》、《上海工商》等报刊上发表各类文章。

2000年结束律师执业生涯，从事小说和电视剧创作，曾担任“纽西兰华文作家协会”理事和秘书，2006年8月辞职回国，现为“纽华作协”永久会员。

作者在海外旅游期间，曾在奥克兰几家华文报纸的作协专栏上发表不少文章及连载小说，并写了一些新闻报导。

2004年由香港语丝出版社出版的25万字长篇小说《谍海春秋》受到专业人士好评，30集电视连续剧《坎坷女线人》文学剧本已脱稿。2007年春，作者带着两年创作计划重返新西兰，目前正在奥克兰从事小说和影视剧剧本创作。



2006年7月28日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招待晚宴后与大使张援远、新西兰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冼锦燕、新西兰中国书画艺术协会会长李健庄合影



2006年2月与导演研究电视连续剧《坎坷女线人》剧本



2005 年与夫人、爱女合影于奥克兰海滩畔



2006 年 4 月 14 日“复活节”与爱孙阳阳合影于奥克兰“鸭子湖”畔

序

管志华

现代中国人玩文学的不多了，之所以说不多，则是相对而言，与十三亿人口大国来比，哪怕是数百万人也不过百分之一。说到玩，当今中国人的生活视野渐渐开阔起来，文化娱乐活动多样化，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介多渠道，文学不再显得神秘，也不必小心翼翼“遵命”，用“玩”的方式、心态来读解、创作文学作品，不仅验证中国人的思想开明、成熟，也蔚然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一大景观。

但文学毕竟是神圣的。它是人的“心灵史”、“情感史”，是文化生态、民俗风情的一面镜子。姚镇贤先生积数十年之功，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自选集，颇见姚先生对文学的执著、率真。那是整整一代人的“真”。你可以说他们活得太苦，但他们认真、真实、真率、真诚，甚至天真，他们的活法就特具一种魅力。惟其真，一切一目了然，彼此相处，不用提防，一点儿也不觉得心累。在姚先生的字里行间，你能感受著者内心的宁静与恬淡，你能见闻各色人物的欲望和心理，在洁净、淡雅的文风中读到一种炽热的情怀和崇高的信仰，惟有这种炽热情怀和崇高信仰，才是人的精神支撑，才是人的生命之火；而对家人、故乡、祖国的挚爱，构成和铸就高远理想的内核和外延。当然，在姚先生的小说、影视作品里，也会读到一丝淡淡的惆怅和冷隽，其实这是一个冷观世界、富有社会经验的理性老人的生活足印，这种惆怅、冷隽的不仅仅是老人的文字，更重要的是他的心境。

从事文学需要激情、才华。但姚镇贤自选集里的作品还证实这样一个道理：仅仅有激情、才华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理智、理性，特别需要知著入微的洞察力和精密细致的分析力，由而你会关注人物细节，真正刻画好人物性格。可见，文学是“热”“冷”的交替、交融，冷热不均，或冷或热，会让人们对文学作品的厌倦、生烦。姚镇贤先生之所以能较好地做到这点，与他的职业生涯有关，虽一度遭遇磨难，生活坎坷，但他“外化内不化”，始终保持对祖国的爱、对生活的爱，心中拥有一个大境界：即凝聚、修炼真正的大道、大辨、大仁、大廉、大勇，一切不表露于外，内敛于心而不事张扬。

由于与职业生涯关联，姚镇贤自选集文学作品多有侦探、破案题材，情节性、故事性成了他的作品一大追求和鲜明特征。比如《谍海春秋》是姚镇贤先生带着感情和使命感写就的一部长篇小说，对于一个出身贫寒、年逾七旬的老人而言，能够孜孜追求文学、用自己的笔写出瑰丽的宏篇，不但精神可嘉，而且十分不易。在自选集里，虽只能读到姚镇贤先生的选章，但足可一管见全豹，看出这部既有一定政治内涵、又具丰富艺术含量的作品风格。在他的影视作品里，人们更可看到古稀之年的姚镇贤先生的思想活跃，他的镜头语言、情节穿插，包括人物心理，有一种“动”感，让人体味姚镇贤先生的思维不亚于年轻人。

我对文学是外行，至多只能算文学爱好者。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一个“中国第一大报”从业人员，我总想用文学这门“人学”来滋润新闻这门“事学”，在与姚镇贤先生交往中，这种“嫁接”几乎有了可能。随着我们“忘年交”的保持、发展，姚镇贤先生的文学之路，想必定会对我挚爱的新闻工作产生影响和启示——尽管它们属于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不同路径。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著名女作家丁玲到上海讲学，我已属三十来岁的“胡子生”，但闻底下学生一片善意的戏称声：“丁奶奶”、“丁奶奶”；“丁奶奶”果然不同凡响，一上讲台便震响嗓门：“我是‘土八路’，半途出家，别看我戴着变色镜、穿着花衣服，我

确是八十多岁的老奶奶了，但我不服老，我还要写作品，把过去损失的时间赚回来哇！”一下子满场静场。年轻学生包括不再年轻的我，由衷对丁玲产生敬意。那次文学与新闻的课讲得异常精彩，因为里面不但是知识传播，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亮相。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曾扪心自问：我这辈子究竟干点什么？我茫然。但与姚镇贤先生的交往，我的心里唤起一股力量、一种意识：文学是“金不换”，你若一旦真正爱上，它会铸造你的灵魂、高尚你的情趣，一辈子享之不尽。真正人的力量是什么？人的力量——不在于他的肩膀有多宽，而在于他的心胸有多广；不在于他的生活多风光，而在于他和家人是否相亲相爱；不在于他能举起的千斤重量，而在于他能承担的责任。文学如此说，姚镇贤作品也在这样告诉我们。

初夏时分，窗外和风细雨，喜鹊在枝头，花香伴鸟语。我很抱愧我对姚镇贤先生自选集不自量力地写就序文，一是我尚无资历，二是我不够资格；但作为前辈的姚镇贤先生不加嫌弃，指定为文，我只能恭敬不如从命。虽辞不达意，终是姚镇贤先生这部自选集的第一时间阅读的读者，有责任撰写评论，想必更多的读者会有自己的观感和见解。如果说我对著者还有什么期望的话，那么我希望姚镇贤先生笔耕不辍、身心两健，有更多新的文学作品问世。

目 录

1	爱越国界(中篇小说)
75	谍海春秋(长篇小说节选)
215	大 姐(短篇小说)
223	错爱之乱(短篇小说)
237	天海风云(影视剧本节选)
327	混血儿亮亮(影视剧本节选)
351	母亲节哀母亲(散文)
354	后 记

爱越国界(中篇小说)

一 红楼冲突

狂风夹着暴雨,暴雨助着风威,蓝江浪涛翻滚,沿海商业大城天海被罩上了一张灰色的网。远离市中心 30 公里的天鹅湖却另有一番景色。夜虽深了,但湖上仍灯火点点,小帆船还在顺流夜航。俗话说,世上有三苦:摇船、打铁、磨豆腐,船家的辛劳放在第一位的。为了赶潮水,他们生活上没有白天黑夜,也无法抗拒烈日和寒冻;为了温饱和生存,他们以船为家,几代人没有住过陆地上的房子,因此当经过天鹅湖的船上人家见湖畔那幢小红楼时,把它视为天堂。

小红楼因用红砖砌成,没有用水泥粉饰保持原色(当地人称为清水墙),于是人们都习惯地称它为小红楼。小红楼是幢用青砖墙围着的三层楼房,围墙内茂林修竹,绿荫夹道,曲径通幽。当外来客人经过用冬青小树组成的绿荫夹道时,把这个恬静悦心的幽雅环境称为世外桃源。但暴风雨之夜的小红楼并不静谧,仿佛涌进了汹涌的浪涛,一场激烈的冲突正在进行。

小红楼的男主人是天海市人大副主任叶德,今年满 65 岁了,按现行人事制度,刚从副市长位子上转位。女主人叫洪苗,比丈夫小 10 岁,今年 55 岁,还在市人事局副局长位子上。以 55 岁论,洪苗稍微显得苍老了些,微微发胖的体形和凌乱的垂在左右两鬓的头发,说明身在福中的女主人的生活并不舒心。最使她烦心的是最宠爱的三儿子叶驰宇。在外交部当司长的大女儿叶红使她骄傲。在新华社担任驻外记者的二女儿叶绿使她欣慰。显然,机枪手出身的叶德并不喜欢“红红绿绿”,而寄希望于能在广阔天地驰骋的儿子,于是在洪苗为



两个女儿取名之后，说什么也要夺过取名权。他为了给儿子取个顶天立地的名字，竟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不料叶驰宇高中毕业，走出中学校门后，立即显示了独立和叛逆倾向，不请示，不汇报，擅自作主报考了农业学院。在洪苗看来，报考这个学系的人一般都是些中学学习成绩差的人，可是儿子是个重点中学的高才生呀。当洪苗责问儿子为什么要这样“作贱”自己时，叶驰宇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因为祖宗三代都是农民，而中国有五亿农民还没有脱贫。”对儿子的独断专行，叶德夫妇总结的教训是当年不该把唯一的儿子寄养在有权有势的堂弟叶志家里。但有时也想，一个高干子弟能去读农学院，在客观上也有“镀金”作用，当这样想时，也就心态平衡了。况且叶驰宇虽毕业于农学院，但他有家庭背景优势，父母和两个姐姐都会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帮他从小泥淖中拉出来走上金桥。这事就是这样：当父母的老战友、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林珏答应她的宝贝女儿林玲做叶家媳妇时，就意味着叶驰宇可以在天海市选择任何工作岗位，因为他未来的“丈母娘”是掌握干部任免权的组织部长。

林珏除了曾在叶德当团长的那个团里担任过营教导员，是叶德的部下这层关系外，同叶德还有过初恋关系。因此当叶德同她谈起想给儿子安排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工作时，林珏立即同担任市外事办主任的丈夫海帆商量，请他在“外办”安排一个职位，海帆很快给叶驰宇落实了一个副处长职位，可是不识抬举的叶驰宇拒绝了这个高位和优薪。于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父子和母子的冲突发生了……

叶德对儿子教训说：“推荐干部，在干部人事制度上是允许的，这不是‘开后门’，你怕什么？”

站在窗前的叶驰宇坦荡地对坐在沙发上的父母说：“怕？我是不怕的，不过有点难为情……”

“滑稽！你难为情？难为情什么？对谁难为情？对林玲，还是对丈人、丈母娘？”洪苗放下手中茶杯，像当年开机关枪那样，叶德向儿子扫了过去。

“妈，你说话不要这样随便好不好，什么丈人丈母娘，这种称呼可以随便叫的吗？我说难为情，是指你们这样安排我的工作，会被人家说是‘裙带风’，说以权谋职。”

叶德重重地把手中的茶杯往茶几上一敲：“胡说八道，我叶德是以权谋私的人吗？想当年机关事务局要按职务分配给我市中心房子时，我主动让给别人，只拿了一点房贴，加上自己多年的积蓄，在偏远郊区买了一点空地，造了今天住的房子，连院内的假山，都是自己用土和石头一点一点堆起来的，小树呀，花草呀，都是我和你妈用自己双手培植的，没有花过公家的钱。你说，我们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不滥用手中的大权吗？难道为了你，我们会自毁自己形象？你别以为只有你清高，别人都是作风不正的人。”

洪苗见叶德动了肝火，实在不想火上浇油，再说儿子什么了，但是叶驰宇的话似乎还有潜台词，话里有话呀，于是忐忑地问：“驰宇，你是不是连这门亲事也否认了？”

“无所谓否认，这件事本身就不存在。”

“怎么不存在，上个月十五日，在扬子江饭店给玲玲过 25 岁生日时，两家人都在场，不是说定了吗？”

“说是说了，但没有定呀，是谁定的啊？”

“这里是民主国家里的民主家庭，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自由，谁也不会强迫谁，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想出国，到国外去闯一下。”

“好呀，到英国，还是美国？”叶德略带惊讶地望着儿子。

“到新西兰。”

“新西兰，到这样一个小国，能有什么奔头？”洪苗好奇地望着儿子。

“是的，新西兰是一个只有 27 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300 多万人口的小国，只有美国加州那么大，但该国是畜牧业国家，我学的专业在那里会有用处。”



“这个家和玲玲，你都一点不留恋吗？”洪苗眼里已有隐泪。

“人各有志，让他走好了。”叶德起身离开客厅。

真是一个不平静的暴风雨之夜，“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二 叶林两代

不说郎才女貌，可是叶驰宇确实气宇轩昂，林玲身材修长，亭亭玉立，特别是那对幽幽如水会说话的眼睛，谁看见了这两个人都会以为是理想的一对，何况他们是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双方父母又都是世交。这些条件，还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呢？没有，确实没有！可是叶驰宇又是怎么想的呢？他的父母不知，林玲不仅不知，而且还为此感到茫然，于是她主动约叶驰宇到一家叫“夜归人”的咖啡馆相见。因为叶驰宇最喜欢听那里的音乐。

当叶驰宇和林玲刚在卡座坐下，一首贝多芬交响曲刚终，接着响起的是一首人们陌生的曲子。

林玲把服务员刚送上的咖啡呷了一口，向坐在对面的叶驰宇：“驰宇，这个曲子真好听，不知是什么曲子？”

叶驰宇带着几分感情介绍说：“这是新西兰音乐，曲子叫《南岛之恋》，这里的主人与我很熟，一见我来，总要播放这个我爱听的曲子，如果我坐得时间长了，她还会放第2遍。”

“一直听一个曲子，你不会厌吗？”

“这洋溢着泥土芬芳的曲子，仿佛把我带到了芳草茵茵的牧场，看到了悠悠白云下成群的牛羊。”

“想不到音乐能使你产生这样美丽的遐想。”

“有时候听音乐会想得太多，甚至令人想入非非。”

“那是因为欣赏音乐的人似懂非懂，忽略了音乐本质，不懂乐曲的内涵。”

“驰宇，你真的这样向往南太平洋这个岛国？”

“为了事业，我别无选择。”

“父母为你的选择错了吗？”

“这不单纯是错与对的问题，而是我要求独立行走，不想叫人扶着走。”

“既然如此。你又爱音乐，我就送你一首唐朝高适送音乐家董庭兰的诗《别董大》，算是借花献佛。原诗是：“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诗中景色虽显忧郁，但慰藉朋友的情谊却很真挚。玲玲，你真是个学富五车的才女啊。”

“又不是我写的，你瞎捧什么？”

“但是选诗、用诗、读诗都是学问啊。”

“这首诗一气贯注，流宕雄阔，一洗寻常送别诗叙愁别离的俗套，令人耳目一新。”

“玲玲，我们在一起谈音乐，读古诗，真是令人愉快，可惜今后我们很少再有这种机会了。”

“我会说服妈妈，随你一起走出国门的。”

叶驰宇苦笑：“我看没有这么简单。”

“驰宇，相信我，我非你不嫁！”

叶驰宇一惊。

洪苗对叶德说：“驰宇的行为实在太使我们伤心了，我不断扪心自问：我们究竟在什么地方亏待了他？这个家又有什么地方使他反感？林玲这样出众的一个姑娘，为什么不能得到他的爱？老叶，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是观念上的冲突，还是人们所说的‘代沟’？”

本来烟瘾很大的叶德，最近抽得更凶了，可见他内心的烦躁，其实洪苗的迷惑，也是他的迷惑，但是洪苗没有找到答案，而他肚明心亮。当前世风日下，党风、政风不正，自由主义思潮活跃，都是造成年



轻人心态不平衡的因素，也是社会进入大转折时期的必然现象。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大女儿叶红，小女儿叶绿，她们优越的社会地位，不能说没有依靠父母的权势，虽然他们的父母算不上什么高官，不能像某些真正高官的子女，凭父母，甚至是他父母的一个部下，一个电话，一张批条就可轻易拿到廉价地块的开发权和银行低息贷款的创业资金……。所有这些不仅培养了一批新贵族，同时也害了一批本来可以大有作为的年轻人。这些无法掩饰的现实和民间怨声不可能不冲击富于独立思考的叶驰宇，于是他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说明“朝中有人好当官”和“高干子弟没有一个不是依仗父母势力发财的”这些评论的不全面和不公正，但叶驰宇太天真，太幼稚了，靠他一个人“战风车”，还不是唐·吉珂德的翻版吗？

叶德与洪苗的结合带有偶然性，当年林珏因领导做媒嫁给当师长的海帆，使当团长的叶德失恋。原本暗恋着他的部队医院护士长洪苗，因为无微不至地照顾做肺部取子弹手术住院的叶德而双方有了感情并结为夫妻。洪苗认为她与叶德的结合是缘，但叶德认为洪苗是“乘虚而入”，如果当时叶德不是因为林珏突然离他而去，使他失去爱，而迫切需要爱来治疗心灵创伤时，洪苗不可能成为他的妻子。但成家后，叶德发现洪苗体贴和勤于学习，有上进心，并且经过几年奋发工作，被选拔到市级机关领导岗位，因此对洪苗刮目相看。平时两人相处和谐，很少磨擦，在对待儿子态度上也是默契的。现在发生儿子要离家出国这样令他们不满的事，做母亲的已心慌意乱，做父亲的却是“听其言而观其行”，他不相信儿子过了家庭关，还能再过经济关和林珏家的关。于是在听了洪苗焦虑又茫然的那些话后，把自己对目前社会大环境、干部生活圈中的不良倾向和儿子的心态作了分析之后，对洪苗说：“顺其自然好了，我不相信你的宝贝儿子能过林家的关，他虽然没有答应与林家结成秦晋之好，但也不能证明他同林玲没有感情，你听说过‘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话吧，他叶驰宇不过是个不知天高地厚、好冲动的浑小子，我们何必撞他锐气。孙子曰：‘故

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等他撞了‘南墙’，自然会回头的。”

洪苗：“你这种冷漠态度和用打仗的姿态，站在儿子的对立面是不对的。”

“那你说怎么办？”

“如果我有留住儿子不离家的办法，就不同你商量了。”

三 泪洒蓝江

林珏家那个中西合璧的典雅客厅看上去像富商之家，一点不像两个穿过军装的人组成的“光荣人家”，这是因为担任涉外工作的海帆有时要在家中会见境外来访客人和林珏接待市政府一些负责人的“工作需要”，因此谁也不会因为客厅里的中西名画而认为主人奢侈，但男女主人的生活品位却是高雅的。海帆平时烟酒不沾，因工作关系，偶然喝口香槟，唯一爱好是应酬性打打桥牌，但不玩物丧志；林珏的嗜好是跳华尔兹，也是偶尔为之。总之，这是一个和睦、温馨的家。可是刚刚走出美术学院大门的女儿林玲却坠入爱河中不能自拔，并提出了要同叶驰宇一起出国的要求。海帆本来不喜欢那个自命清高的叶驰宇，但见妻子旧情难忘，想与她以前的恋人叶德结成“秦晋之好”这件事扰乱了海帆的正常生活，但想到当年自己在不知内情下与林珏结婚，伤了叶德的心，也就不想干预儿女之情了，可是现在人家“流水无情”，他怎能让女儿委曲求全呢？于是叶家一阵冲突之后，海帆和女儿在客厅里进行了一场不愉快的外交式会谈。林珏虽然也参加了这场令她百感交集的会谈，但她不是“首席代表”，像个观察员在旁“静观其变”。

“你想出国有的是机会，可是为什么要凑人家热闹呢？如果我们支持你这样做，叶家人还以为是我们‘策反’他们爱将呢，我们何